

钱眼识人

入谁的型格

早闻狄声

“后宫戏”的旧瓶新酒

最近,电影《入型入格》高调宣布杀青,不得不感叹导演徐浩峰的高产,手上怕是积了三四部武侠作品等待公映,他也不急,依然是写完小说就翻拍成电影,打造自己的“武侠宇宙”,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,包括杀青的这部,演员陈坤已经与导演合作过两次,上一部合作的电影是《诗眼倦天涯》。

入型入格,广东话,翻译一下就是“漂亮”,人漂亮,事儿办得更漂亮,私下猜测,怕是这四个字也是吸引他接戏的重要理由之一吧。自打内娱真正有了本土的青春偶像开始,年轻的陈坤就稳稳立住了,张恨水笔下的多情公子金燕西有了他这样的皮囊、心气,就再也脱不开干系,被定格被永固成一道令人难以忘怀的白月光。一直到2023年的《封神》,陈坤出演元始天尊,在三米高的杆子上凝神屏气,不言不语,只偶尔用机敏的余光

去判断其他“神仙”的位置来演戏时,更年轻的观众还是觉得如梦如幻,感叹他与古装题材的适配度。以所经历的内娱迭代来论,陈坤本人可以说就是一部“流动的盛宴”,他的角色交织着不同年龄层、不同生活履历的观众们千差万别的情感投射,在他的形象、表演里投射着对梦的依恋。早期陈坤的戏古代和民国居多,他自己也说遇到无论是古代戏还是民国戏,只要穿上当年的戏服就很容易走进角色里,本能地知道这样说话、这样走路,味道是对的,是可以让观众去相信的。

陈坤的职业敏感度其实是很灵的,每次卡点几乎都是华语电影风向标转动的起点。首先是跟乌尔善最先合作魔幻商业类型片《寻龙诀》,陈坤出演胡八一,胡八一自然是《鬼吹灯》的灵魂人物,他出演的版本自然是目前颜值最高,商业“吸金力”最强的。然后就是网剧,青年导演路阳找他出

演《风起陇西》,一部发生在三国背景下的谍战剧,人物说的并非标准文言文,有不少大白话的表达,剧集的配乐还有摇滚曲风,剪辑有些意识流。如果要打安全牌,陈坤大可不必冒险,这古今同炉的新鲜感与共振感却很有“网感”,陈坤为此特意设计了独有的表演路数,保持着古典人物的举手投足、走路坐卧,古意盎然,但是与此同时又有现代谍战的风格,有春秋笔法,与角色内心的苦楚、隐忍、挣扎里应外合,从这个角色上有观众共鸣到紧张职场里的自己,有做君子的梦却只有做棋子的命。

如今,徐浩峰接过“演化”越来越丝滑的陈坤,合作了两把。第一把的“诗眼”里,陈坤扮演夜摩天,元代散曲家张可久在《人月圆·山中书事》里写到:兴亡千古繁华梦,诗眼倦天涯。夜摩天是从梦中杀出来的人物。现在的《入型入格》,男主角是一个小学武

术老师,本来打算与贼人贼事划清界限,但最后还是被迫继承父业。原著小说引用过坛经六祖说的话:前念着境即烦恼,后念离境即菩提。不难看出,导演、导演的电影与陈坤本人其实是有共同语境的,那就是如何用“古意”来对抗现代的焦虑感和不确定性,这是徐浩峰电影保持一致性的主题,一个消逝的江湖或者武林哪怕有繁琐的仪式感,也不应该被轻慢。

陈坤的状态入型入格,或许在很多人看来也是一种刻意为之的腔调,缺乏市井的热辣感,但是多年经营和维系,不也让他成为内娱初代偶像中硕果仅存不油腻不塌房也不消失的“神仙”,他依然坐稳位置,哪怕输出缥缈也是有梦的意义感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情人看剑

颠婆正传

早前听闻奥卡菲娜与吴珊卓要演一对姐妹花,就知会有看头。原因无他,同在好莱坞混得风生水起,这二位亚裔女星形象各异,光是站在一起,已有喜剧效果——不是环肥燕瘦的参差对比,而是某种难以言表的貌合神离之间的微妙之别。在新片《猜谜女士》里,她俩一个怪一个痴,宛若现实癫狂版的神奇女侠,联手踏上电视台猜谜游戏的舞台。

电影的套路并无多少离奇,甚至一眼可以望到结局。回看她们这个非主流家庭,自有一段不足为外人道的家史:父亲早年坠海,老母亲从疗养院逃去澳门赌场,给女儿们留下一屁股债,主打一个不靠谱。黑帮借此绑架她们的小狗,姐妹花不得不走上筹集赎金之路。在电影里,黄皮肤代表

一种边缘,独身“i人”也是一种边缘,这样的边缘身份,换个角度又有某种豁免权:你知道作为亚裔女性在美国多难吗?小心告诉你们歧视哦,请不要再把我把空气……这类拍案而起,似乎总能让她们马上扭亏为盈,占领高地。其实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虚张声势,她们可能比别人更清楚:魔法并不能打败魔法,因为最大的敌人,是自己的心魔。

心病还须心药医,为了让拘谨的妹妹解放自己,姐姐把百宝箱里的各色药丸倾囊而出,一顿猛药下去,妹妹直接飞上青云,酩酊大醉一样发疯发痴,彻底掀翻了压在身上的重重大山。药引也相当于导火索,把前半生的姐妹积怨连根拔起。作家白先勇曾提过一部好莱坞电影《兰闺惊变》,贝

蒂·戴维斯与琼·克劳馥演姐妹,一个生理残障,一个心理残障,衍生出爱恨情仇;奥卡菲娜与吴珊卓演的是另一出美国恐怖故事,Hello Kitty发威,当众互砍十八刀,可以想见手足相残的场面有多骇人。

如你所愿,最终爱狗归来,姐妹和好,上演一出小团圆,更在电视节目上喜提奖杯,属于是锦上添花。倒更愿意她们索性一路大闹天宫下去,把目力所及各种怪状与幻象揭个底朝天,因为在现实世界里,疯狂是唯一还能维持尊严的方式。有人说,像奥卡菲娜这种含胸驼背的形象能演女主角,简直不可思议,其实回想起来,华语电影里这类颠婆角色更有不少,假如奥卡菲娜与吴珊卓合体,差不多就是巅峰时期吴君如的水准,在黄脸

婆与俏佳人各款角色之间自如切换,史称“四面夏娃”。还有《东邪西毒》里分裂为二的林青霞、《风月》里的“疯批美人”何赛飞、《立春》里举世皆醉我独醒的蒋雯丽,都曾疯癫过,有的病得还不轻。

说起何赛飞今年拿了金鸡影后现场喜极而泣,此后媒体赐以“娱乐圈第一颠婆”的戏称,是对其表演风格与艺术成就的首肯。抓破美人脸式的疯狂,更有繁华退去、希望幻灭的悲剧意味,比如费雯·丽,比如何赛飞,也包括《杀死伊芙》里的吴珊卓。

长风新
媒体人

花言峭语

边走边唱,一步一个梦

2021年开播的音乐旅行纪实节目《边走边唱》,不知不觉,已经走到了第三年,想一想,觉得非常不可思议。

节目形式,其实非常简单:邀请一众民谣歌手,去往某个地方,搭个舞台,在露天开音乐会。三年来,节目邀请过老狼、“河”乐队(安娜·马田、小河、张玮玮、郭龙)、万晓利、李红旗、陈粒、卢庚戌、丁真、“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”、宝石Gem、周云蓬、“痛苦的信仰”乐队,去过伊犁、福州、泉州、长春、哈尔滨、安庆、呼伦贝尔、夏河、喀什等地。在雪山下、高原上、草原上,搭过台子唱过歌。

最新的一期,是在“洛克之路”的终点,甘肃南部的扎尕那雪山前歌唱。这条路之所以叫“洛克之路”,是因为一百年前,探险家、植物学家约瑟夫·洛克从云南出发,抵达扎尕那,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很久,研究植物和民族,这条路因此被命名为“洛克公路”。

而我和这期节目,有了一点小小的关联。今年六月的时候,《边走边唱》剧组的老师打了电话给我,她说,他们制作的《边走边唱》的第三季,有两集会在临夏和甘南拍摄,参加拍摄的是“河”乐队、“五条人”乐队,还有小河、钟永丰、张尕怂、“低苦艾”乐队。

听到这个消息,我特别高兴,高兴到语无伦次那种。我一直很矛盾,又希望别人不知道甘南和临夏之美,又希望能有人把临夏和甘南之美转告给更多人,一次两次都不够,必须得是一千次一万次,以各种方式。我马上问,欢迎欢迎,可以去探班吗?陈老师明显犹豫了一下,后来我知道,那大概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但事实我完全不需要安顿,因为这是我最熟悉的地方。

我把对这个地方的感受,都告诉他们。我还特意强调,可以请安娜穿藏装唱歌,一定很好看,她肯定会喜欢,我甚至推荐了一个卖藏装的店给他们。后来看到节目,发现安娜果然穿了藏装,老心大慰。不是因为我的意见被采纳了,而是因为我对他们的意见被采纳了,而是因为我对他们,对这块土地的观察是准确的。

五个月后,我终于看到了《边走边唱》的成片,看到“五条人”“河”如约而至,在临夏和甘南,在扎尕那唱

歌,看到仁科说他在这里的感受:“说真的它是半透明,它是让人感觉像一个梦境一样的。绝对就是一步一个梦,真的。真的绝对是。”我觉得我像是跟着他们去过这里一样。

为什么要边走边唱呢?风景还不够美吗?静悄悄地看风景不好吗?因为我有个感受,风景不能只是看。我有些奇怪的,非理性的感受,在看到绝美的风景的时候,常常会爆发,我不想只是“看到”风景,我想拍照、画画、露营,如果有可能的话,如果风景是一张纸,我可能会把它撕掉,就是想和风景“发生一切可能发生的关系”。

拍照、野餐、露营,其实都是和风景发生更深切的关系的行动,唱歌,就是更这种行动。就是要冲进风景,打破风景的寂静,在扎尕那的那种蓝天绿草下唱歌跳舞,把嗓子唱劈掉,把酒喝光,胡说八道,躺在草地上,直到疲倦了甚至厌倦了,才能下决心离开这里。约翰·厄里有本书,叫《游客凝视》,作为旅游目的地居民,我常常感受到这种字面意义上的“游客凝视”,并且会为之尴尬和不安,但当游客唱起来或者跳起舞来,一切都不一样了,他们不再是凝视的主体,我们也不再是被凝视的异形,我们都打碎了搅碎了,欢天喜地,歇斯底里,我们

和风景都被重建了。

特别是民谣,更是和行走,和大地,和自然,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,犹如乐评人郭小寒所说:“民谣与诗歌,就是人类在大地上采集的一片片精神标本,它带着生命最本身的脉络,穿越时间与空间,模糊梦境与现实,积存到无限的人类精神博物馆里,只有与它们相伴的时刻,才能内心踏实地感觉到:‘自己从何处来,身在何处,往何处去。’”

就像上世纪初的德国,青年人不愿意扮演社会给出的规定角色,转而寻求别的出路,他们发起“候鸟运动”(The Wandervogel),结成各种社团,穿着古服,经常性地去远足和宿营,在野外点燃篝火,唱歌作乐,和流浪汉交朋友,最后在夜色里倒头睡去。它强调的是对僵死的社会框架的逃避,是对自然的亲近,以及同龄人之间的联系。

唱起来,走起来,边走边唱,在所有地方,和风景发生一切能发生的关系,只有这样,旅行才是“一步一个梦”。

韩松落
作家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特约刊登



曾源狄
媒体人